

徐禎卿全集
編年校注

徐禎卿 著
范志新 編年校注



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



徐禎卿 著

范志新 編年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I2/A0
X812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范志新編年校注. —北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7265-1

I. 徐… II. 范… III. 徐禎卿(1479~1511) - 全集
IV. I21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76991 號

責任編輯:葛雲波 裝幀設計:翁 涌
責任校對:葛雲波 責任印制:王景林

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

范志新 編年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10070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字數 640 千字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33.375 插頁 1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000

ISBN 978-7-02-007265-1 定價 85.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章培恆序

中國文學發展到明代，呈現出一種相當複雜的情勢。大致說來，在朱元璋統一全國後，文學處於長時期的蕭條之中：在元代盛極一時的戲曲、小說變得黯然失色（假如說在戲曲方面還有朱權、朱有燾之流在那裏濫竽充數，小說方面却已成爲空白），元末詩文中曾經出現過的，以楊維禎、高啓等人爲代表的比較注重個人自由的傾向到明初也逐漸消失，最後終於成了臺閣體的天下。這是我國文學史上一個漫長、寂寞的時期。直到明代中葉，情況才有所變化。而真正打破這種沉寂局面的，則是弘治、正德時期以李夢陽、何景明爲首的文學復古運動。儘管當前的學術界對此一運動存在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評價，但隨着此一運動的掀起，文壇的空氣大爲活躍，卻是明顯的事實。也正是在那種活躍的氣氛中，明代中後期產生了不少優秀的作家和作品，諸如《西遊記》、《金瓶梅詞話》等小說，《四聲猿》、《牡丹亭》等戲曲，袁宏道等人的詩文。然而，到了明代末年，文學又走上了停滯乃至倒退的道路，至清代乾隆年間始又復甦。可以說，明代是文學發展上遲緩、曲折多變的階段，而李夢陽等人爲首的文學復古運動却在這階段裏起過有力的推進作用。

與李夢陽、何景明一起從事文學復古運動的人們中，徐禎卿是十分值得重視的一位。作爲蘇州人的徐禎卿，乃是江南文化的產兒。江南文化與中原地區的文化自古就有不小的差別，到了宋元時期，這種差別進一步擴大。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對蘇州等地區的壓迫之所以尤爲嚴酷，不但是因爲蘇州

等地的人民曾在張士誠統治下與他作過頑強的鬥爭，更因為這些地區建築在工商業繁榮的基礎上的文化特點深遭這位出身於農村的皇帝的痛恨。這種文化特點在人們的思想感情上打下了較鮮明的追求享樂和憎厭束縛的烙印。在這裏當然包含着對於個性的重視，以及由此而來的感覺的敏銳和情感的細膩，再加上山川的美麗，就在文學上形成了一種秀逸的風格。到了弘治、正德年間，經過明初以來長時期壓抑的江南地區的文學，逐漸有了復興的趨勢，其代表人物就是唐寅、祝允明、徐禎卿等。而李夢陽、何景明等則主要是中原地區文化的產兒。應該說，李、何等人的文學觀同樣是與工商業經濟相聯係的文化的產物，因而其主導方面是要求文學抒寫真實的感情，但由於中原地區文化比起江南地區來更尊重傳統，他們對學習古人所掌握的藝術規律更為強調；同時，在文學風格上也偏於雄健。徐禎卿之參與李、何的文學復古運動，成為前七子之一，其共同的前提是倡導真情，而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可說是中原地區文化與江南地區文化的相互吸收與補充。至於其客觀效果，則是使文學復古運動形成了席卷大江南北的浩大聲勢。

也正因此，徐禎卿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文學家，但長時期來卻受到了不應有的冷落。現在范志新同志用好幾年的時間校注他的全集，廣泛收集有關資料，並為他撰寫年譜，這種艱苦的勞動使我很受感動。我衷心希望志新同志的這一勞動成果能對徐禎卿的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結束目前的冷落局面。

校注前言

有明一代，有成就的詩人，寥若晨星，吳中詩人徐禎卿（一四七九—一五一一）也可以說是其中的佼佼者了。然而，他奄若晨間的流星，存世不過三十三歲。他從事詩歌理論研究和詩文創作，總共不過十餘年，卻為後代留下了《迪功集》、《談藝錄》等研究明代文學、文藝理論不可忽視的文化遺產。

徐禎卿字昌穀（一字昌國），一生經歷成、弘、正三朝，正是明中葉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發生深刻轉變的歷史時期。成、弘兩朝汲取前代「土木之變」宦官擅政的歷史教訓，任用正人，朝政一清；蠲賦省刑，閭里充盈。為維繫人心，強化程朱理學在思想文化領域的統治，明初以來的經義科舉，至成化時，發展為八股文，一切以程朱是非為準則。經過兩代的努力，恢復了仁宣氣象。但是，暫時的穩定和繁榮，又醞釀着新的矛盾與衝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統治者的貪欲，成化時發萌的驕奢淫逸之風，漸有燎原之勢。隨着統治者掠奪的泛濫，加劇了貧富兩極的分化，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步被破壞。本以選拔通當世世務之人材的八股科舉，成為從宦的敲門磚。它既不能使統治者的驕奢之風有所收斂，反而越來越僵化。成為束縛士人身心桎梏的程朱理學，此時日益暴露出無用、虛偽的本質，封建倫理道德陷入新的危機。思想文化界出現對程朱理學的全面批判。朝野呼籲改革，朝廷出現了以李夢陽、康海為首的文學復古運動，他們鼓吹秦漢之文和盛唐以前詩，來取代當時理學影響下的軟靡文風為特

徵的文學；草野之間，在商品經濟發展較快的東南沿海吳中地區，出現了以祝允明、唐寅爲代表的吳中派，他們不拘禮法，放誕風流，對抗科舉，具有初步的民主思想和反傳統的市民意識。正德初年，朝政大權落入劉瑾爲首的宦官手中，變亂成法，傾害正人，這是宦官奪權的全面復辟。朝廷正臣與宦官的鬥爭，成爲當時政治的主要內容。這是明王朝走向全面衰落的前夜。這就是徐禎卿一生活動的社會環境。若以弘治末年登進士第爲界，徐禎卿一生可分爲兩個時期。前期主要活動在弘治孝宗朝，舞臺在蘇州，是吳中反禮教派中一員，後期活動在正德武宗朝，舞臺轉移至京師，成爲復古運動之偏帥。正與彼時由治至亂的政治局勢的動蕩，大致同步。

徐禎卿世籍洛陽，先世徙吳中常熟，在那裏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大約十五、六歲時，父親居郡城，於是占籍吳縣。『十七學干祿』，入長洲縣學。當時吳中，商品經濟發達，得風氣之先，思想自由，空氣活躍，是日後晚明時代要求承認性慾的合理，要求個性從理學束縛中解放出來的社會思潮的發源地和溫牀。徐禎卿結交的吳中前輩，如楊循古、沈周，同輩如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張靈等，都以詩畫書藝擅名一時，才氣奔放。他們大都放逸不羈，不以功名爲念，與扼制才情的人股時文、程朱理學格格不入。楊循古壯年辭官，沈周終身不仕，祝、唐諸人身在學校而心馳江湖。祝允明撰《罪知錄》，謂程朱充其量不過有傳經之功，而且懷疑「未審的爲夫子之旨乎？」於朱子的矯情偽態，假道學，多所揭露，譏彈所及甚至湯武、孟子，表現出罕見的膽識和勇氣。徐禎卿與他們「居止相近，相與竟歡密樂，締金石之盟」（《新情籍》），切磋詩文，才情得到長足發展，詩文奕奕，爲時所重，與祝、唐、文諸人，並有「吳中四

才子」之稱。在吳中適宜的空氣和土壤裏，徐禎卿才情得到沾溉的同時，不願受禮教拘束的、自由自在的個性，亦與日俱長。雖然外表拘謹，有類文徵明，不致放浪形骸，放誕風流如唐寅、張靈，但內心的自由奔放，與唐張並無二致，他自己說：「退自浪放，縱情自如，南山之樗，任其卷曲。」（《復文溫州書》）這樣，徐禎卿與祝唐諸人一樣，既迫於傳統及家庭的壓力，不得不走統治者規定的學校與科舉相結合的讀書做官的道路，然內心卻排俗違時，蔑視八股括帖，鄙薄科舉以取功名：「但喜潔窗几，抄讀古書，閑作詞賦論議，以達性情。」至於時文講說，或積數月，不經目前」（同上）。結果在他身上出現種種矛盾組合及不和諧音：一面以時文賦頌，才藻騰舉，名動江左，一面卻以「校官共笑文章野」（《迂僻呈徵明》），科考、歲試，連厄有司，屢辱排詆；時時以高才自負：「清才江左今無數，試一題評孰後先？」（《寄楊儀曹君謙》）不時又為文章末技而自卑，因不被理解而苦痛。故而此時發為歌詩賦頌，每多「悲憂感激之語」（文徵明《蕉桐集序》），有名的《反反騷賦》等大都作於這期間。弘治十三年，徐禎卿自輯詩稿，論其詩「如孤妻怨妾」，這是懷才不遇者的哀鳴，也是反理學者的厄運。論者在激賞其「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的「散花流豔」（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丙集《徐博士禎卿傳》），或貶抑其「多雅俗之語」（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六）的時候，都不應無視徐禎卿前期詩文的這一基本傾向。徐禎卿的文學成就主要在詩歌，總體而言，徐氏前期的詩歌，尚未成熟，詩既未工，格調亦不高，這是有定評的。

弘治十八年，徐禎卿釋褐舉進士，從此步入宦途，這是徐禎卿一生的轉捩點。較之吳中祝、唐、文

諸子，徐氏自是幸運，可以不必再為科舉而屈辱痛苦，然而，命運之神似乎再次嘲弄了他的才情。明清有所謂『館選』，新進士中，能文善書法之士再經朝考，可入翰林院館肄習，是為庶吉士，俗稱翰林。英宗以後，非翰林不得入內閣，翰林成為通往內閣清要的門戶。徐禎卿一度才名傳播內庭，最後，卻朝考落選。《明史》本傳謂因『貌寢』，實是皮相之見。真正的原因，可從李夢陽撰《凌溪先生墓誌銘》中得到消息：「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溪乃與並奮，競聘吳楚間，……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恥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溪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天平冠者。於是，凡稱文學，大率不獲列於清衡。』」（《空同先生集》卷四十四）徐禎卿的不獲『館選』，看來還是他的文學與執政者的人股文的矛盾。這是徐禎卿跨入仕途的初次受挫。詩歌創作卻因此發生了根本變化，他的才情受到李夢陽的欣賞，成為李夢陽、康海領導的詩文復古運動的中堅，因而確立了他在明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此項未肯下頗牧』（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徐禎卿傳》），以才情自負的徐禎卿，起初並不甘受李氏牢籠，與李氏反復辯難，今天可從集中《答獻吉書》及李夢陽《與徐氏論文書》中，略見大概。最後徐禎卿心傾意瀉，與李為莫逆，成為復古運動中，與李夢陽、何景明三鼎足的偏帥。個中原因，且放在下面論述。與李的交往，不祇使徐詩風由軟靡之吳歎而為中原之剛健，更重要的是，氣感聲合，使徐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來，激發起強烈的政治熱情和對國家命運的關心。議論時政，每見於歌詠。先是韃靼等大人邊境，孝宗命朱暉等救援，朱畏卻不前，先後斬首十五級，竟以捷聞，靡費無算，而師行無

紀律，邊民爲累。廷臣連章彈劾，而孝宗卻置不聞。徐禎卿有《悲哉行》：「羯來豺狼橫，辛毒被千里。誰爲驅大鼠，使之憑我壘？鼠既食我穀，豺狼毒我子，……鼠不捍豺狼，誰當不怨爾！」句句指實，直斥韃靼爲豺狼，邊將、援軍爲碩鼠，剴切激烈。武宗初立，小王子乘喪大人新開口，救援之軍指揮無能，致使邊軍被困虞台，援絕而覆沒。徐禎卿、李夢陽等並有詩紀其事，徐《榆（虞）臺行》對暴骨原野的將士充滿同情：「師被困，士無糧，渴無漿。拔劍仰天訣，壯士餓死亡！」武宗以冲幼登基，盤遊無度，濫賞妄費，李夢陽、邊貢、徐禎卿等亦有詩，徐《擬古宮辭七首》，於武宗彈射釣獵、奢靡遊戲，一一批評，不少假貸。《長陵西望泰陵二首》又借先皇亡靈指責武宗背棄祖訓，放逐劉健等顧命大臣的昏聩無知。劉瑾閹党最後敗於內哄中，代之而起的張永等宦官，恃功妄行，以清除餘孽爲名，窮刑濫殺，株連無辜，又乘機霸佔民田，甚至祖宗墳地，京師騷然，而當局姑息養奸。徐禎卿不顧嫌疑，作《謠語》斥之，此類現實性極強的詩，都可補正史之闕。

徐禎卿與李夢陽同倡復古，「良時出遊，則並槩而趨；清宵燕寢，則共寢而寐」（《答獻吉書》）實則不足一年。正德元年，徐禎卿分撥大理寺實習期間，或因能文，奉命赴湖湘編纂外史，以爲編纂一代實錄之資，亦采風之遺意。二月，禎卿南下，便道返鄉，由浙入贛，橫彭蠡，上廬山，夏至武昌，秋渡漢水，下洞庭，南馳瀟湘。祖國的壯麗河山撫慰詩人的不平的心靈，開闊了詩人的眼界。所至有詩，詩人以清新秀逸之筆，寫下了《舟懷》、《廬山》、《彭蠡》、《在武昌作》、《楚中春思》、……一篇篇風調嬌秀、詞致楚楚之作。途中所作《重與獻吉書》，記述行蹤，寫景抒情，才藻麗舉，音調流逸，可與鮑照《登大雷

岸與妹書》後先輝映。詩人放情江湖，抗志宇宙之際，騷人澤畔，賈生祠下，每每觸景生情，『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在武昌作》），清新矯秀之間，不免染上薄哀淡愁。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二年正月，日食，詩人在江漢平原，殷憂日深，作《日蝕》詩，警告執政『陰厲故相乘』、『精稜信交盪』。不久，傳來老臣去職，李夢陽亦因代尚書起草驅逐劉瑾奏章，事泄，名列黨榜，勒令致仕的消息，詩人義憤填膺，走筆作《於武昌懷獻吉五十韻》長歌，『那信黃金鑠，淒然貝錦張』，譴責閹黨惡直醜正，放逐直臣，變亂銓法；『內林鴟啄吻，丹闕彗浮芒』，對大廈將傾的國家命運憂心忡忡，更多的是對戰友的寬慰和鼓勵；『潛伺享陽復，終焉履善祥』，堅信正義戰勝邪惡，情深意長，慷慨翫辭。這年秋冬之間，詩人返京復命。湖湘來歸，禎卿仍欲有所爲，『歸來欲奏楚王書，漢皇上林方好武』（《唐生將卜築桃花塢……》），然而一腔熱忱，報國無門。未幾，循例實授大理寺副。此時，先前交遊李夢陽輩，或遠貶流放，或避禍告歸，詩人益寂寞孤危，抑鬱無聊，與吳中諸子一樣，出入秦樓楚館，集中《醉時歌》、《觀舞歌》、《唐生將卜築桃花塢……》諸篇大都作於此階段，慷慨悲歌，放浪形骸，正是內心寂寞孤危的記錄。天性疏放的詩人，不勝大理寺案牘之煩，見政事無可爲，『於是從親老，求改便地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五《徐昌國墓誌》）。這時，劉瑾撼李夢陽不已，復矯詔逮械京師，賴康海等營救得釋，禎卿餞別詩云：『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遙度赤城梁。』（《贈別獻吉》）已擬再度南下。正德三年，以失囚獲罪罰俸。四年，京官考察之年，貶國子監博士。禎卿被貶的原因，歷來爲吳中文士所關心，禎卿摯友文徵明說得含蓄：『用失其才，隨爲物忤』、『太學之選，實行其私』（《文徵明《甫田集》卷二十

四《祭徐昌穀文》）稍後皇甫湜即直言不諱：「時宰屬君代爲之文，君揮之弗顧，以此坎軻終身。」（皇甫湜《徐迪功外集·序》）與文徵明過從甚密的何良俊挑明時宰即是李東陽：「同時唯李西涯長於斯文，……獨李空同、康澹西、何大復、徐昌穀，自立門戶，不爲其牢籠，諸人在仕路，遂偃蹇不達。」（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十五）張治道《翰林修撰對山康先生狀》、李開先《對山康修撰傳》並持此說，都爲憤憤不平。唯文徵明知詩人最深：「人皆君惜，君自謂宜。」（《祭徐昌穀文》）博士之貶，使詩人徹底擺脫名利場的束縛，身心解放，走上向往已久的亦仕亦隱的生活。「釜中粟少作糜薄，白碗盛來映膚色」（《答顧郎中華玉》），窮困潦倒，長安居大不易，而詩人怡然自得「今年調官去懊惱」（同上），並在與太學同僚及諸生的交往過程中獲得心裏平衡和滿足：「童冠從我遊，詠歌聊以娛。」（《調太學博士》）、「閒聊散行林，絃歌一以暇。……何妨慚點也，吾醉獨狂吟。」（《與太學諸僚宴集》）王陽明撰《墓誌銘》，謂晚接道流，「習養生」、「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蓋在此時。集中《訪元默不遇元默來顧亦不值予辱示佳章因之有益》詩云：「懶將雲鳥接王侯，偏喜名言接道流。」《酬贈方周二子》詩云：「弱算寄觚翰，中歲慕沈玄。」皆是實錄。其實詩人天真任道思想，並不自彼時始。赴湖湘期間，有《答沈休翁所問因成贈章》詩，即有「予今入衡山，訪道躡飛梁」之句，甚或未第時，已有流露，如「會待此心銷滅盡，好持齋鉢禮毗耶」（《文章煙月》）、「逍遙今且任天真，能將慧眼破諸塵」（《放歌》），在身不由己走科舉之路的同時，心儀神往的是或釋或老的出世生活。入宦以後，面對黑暗的政治，齷齪的現實，欲有所作爲而不能，潛伏胸中的釋老思想，便由涓流而爲江河，這是很自然的。

明哲保身，交接道流，雖不免消極，但在當時汙濁官場之中，不失為保持貞操之舉。正德五年，劉瑾敗，多起故官。六年初，吏部召禎卿補大理寺職，詩人被疾不能赴。先是王陽明應召至京師，詩人與之論攝形化氣之術，往復論辯數日，詩人漸為陽明說服，欲從良知說中尋找性命歸宿。不意月餘竟卒。詩人之卒以何病，史無明載，故里京師，舊雨新友，不見只字。體弱早衰，雖屢見詩文，然終不至致命。我很懷疑與詩人雅意神仙，亂服藥石有關。王陽明所撰詩人《墓銘》有「（中乃）修形鍊氣」，詩人自白「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云云。又詩人之友，唱酬見之於詩集的無錫顧與成，若干年後，看準世宗好長生，乃厚賂方柄國之同年嚴嵩，以乩仙言惑帝，自言能煉童男女洩為秋石，服之延年。遂官為右通政。綜合以上諸種資訊，作此判斷，當距事實不遠。徐禎卿逝世前接受王陽明良知說，主要見於上述《墓銘》。吳人對王隱然以宗師自居很反感，從《墓銘》看，王確有高自位置之嫌，但徐禎卿最終接受良知說還是可信的。當時政治空氣令人窒息，劉瑾雖除，代之而起的仍是張永宦官集團；復古運動的領袖人物李夢陽、康海、何景明等相繼去京，群龍無首；禎卿宦途受挫，究心玄虛，搞垮了身體而沖舉無望，急於尋找性命歸宿，這些都是禎卿接受陽明學說的緣由，更重要的是陽明學說是以批判程朱理學的面目出現的。王學本質還是理學的別派，但它亦敢懷疑孔子、朱熹的言論，對正統理學、名教羈束有一定的衝擊和突破，有某些破壞作用，這就與徐禎卿固有的反理學的意識，有共同的思想基礎，故而詩人臨終前接受王學是很自然的。徐禎卿早攻聲詞，中乃北學，隨李康復古，繼而守靜致虛，論養生之術，逝世前，又從陽明學說，綜其一生，為學凡三變，思想活躍。但三變無論出世、人世，皆有一線貫穿，

那就是反理學和傳統的控制和束縛，這可以說是徐禎卿一生思想演變的根本特徵。

徐禎卿弱冠所著《談藝錄》，「斷自漢魏而止，晉以下弗論」（袁衷《皇明獻實》卷四十），而彼時已所作多齊梁綺麗之語，論者譏其「《嘆嘆集》與《談藝錄》實抵牾」（黃魯曾《續吳中往哲記補遺》），良有以也。然「若乃歔歔無涕，行路並不爲之興哀；愬難不膚，聞者必不爲之變色」。《談藝錄》再三強調的真情，卻確是貫穿詩人的前後詩作的。詩人有一顆赤子之心。科舉失利，父子失和，詩人每引以爲憾，心中對父親供他讀書，仍懷感恩，念念不忘。對幼年時失去的母親，尤懷有特殊的感情。弘治十七年，詩人嘗作《憶母詩》，當時感動得文徵明「平生自謂堅如鐵，腸斷徐卿泣母篇」。《文徵明《甫田集》卷二《書昌國憶母詩後》）徐詩雖佚，然集中《清明郊外即事》、《先母諱日》、《孫生夜話》諸詩，都是思母之作，情勝於辭，讀來動容。無論家人親友，詩人都真誠相待。赴湖湘途中，邂逅原籍吳縣的許銘，「宛爾平生親」，「握手起情慰，依依多所陳」（《江上逢許園外》），交淺言深，感動了許銘，以致貴池分手，又在前程同安相待同路。詩人自身科舉蹭蹬，宦途轉軻，故於落第人士、遠貶友朋，常能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深表同情。老詩人朱良育，禎卿少嘗從學詩。朱公車屢躓，遠道見訪，「辛勤末路轍，感泣平生言。未拂塵埃去，只應慚負恩」（《朱叔英見訪》），詩人竟以無力援助而內疚。《送范靜之遷威州詩》云：「與君同得罪，獨竄夜郎城。」於同僚流貶，而已尚羈留京師，坐臥不安，宅心忠厚如此。同道唐權以其直節忤劉瑾貶官，詩人饑之國門，「襄陽千里道，念爾一杯辭」（《送唐季和謫穀城》）。悲不自禁，黯然而神傷。《迪功集》中贈別詩，情真意切，大都類此，非泛泛酬酢應景可比。詩人之情且深且篤。文林於

詩人有推薦之恩，文逝，詩人「泣爾登堂破淚痕」，「談笑難忘國士恩」（《長至日拜文溫州像》），一哭一笑，不以死生易情。詩人知己，在朝莫過李夢陽，在吳莫過唐寅。唐寅以科場案黜落，憤而遠遊歸吳，詩人以詩寄慰「每於《鸚鵡》惜高才，憶爾飄零白髮哀」（《懷伯虎》），同情不平，取代了自己春試落地之懊喪。李夢陽獄釋離京，死裏逃生，詩人有《贈別獻吉》：「爾放金雞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欣喜之情愈於家人，全然忘記了自己罰俸、貶官的困頓。詩人高才，惺惺惜惺惺，憐才惜才，不分貴賤窮通。吳中處士朱存理，專勤積學而窮困潦倒，詩人深愧「柴門雪滿客無氈」（《寄朱處士性甫》），不能如謝朓之濟江革。後來又有《為朱性甫募買驢疏》，倡議集資捐助的義舉，成爲吳中文壇的佳話。金陵徐姬負才早逝，詩人吊之以詩，且不避嫌疑，化彼詩意以爲己詩，不以青樓卑之，都見出詩人交誼的義篤情深。詩人亦不濫施溫情，對於那些薄情無義之輩，尤其是刻薄寡恩的君主，便時有憤怒並予以諷刺。《淮陰懷古》：「忍乞杯羹忘父子，將軍身族若爲完？」話是責備、歎息，韓信不能早自圖謀，實質是一針見血，揭露劉邦的無恩無義。《讀國家諸功臣墓碑》詩，則托漢言明：「金湯萬里江山在，誰與蕭何訪子孫？」影射朱元璋天下既定，殺戮功臣，無所顧忌的罪行，是皆深情篤義激而爲詩，義有所不可遏也。此詩與禎卿《翦勝野聞》，據傳聞記載朱元璋誅宋濂，株連及子孫，連皇后、太子亦覺過分事相發明，亦證《翦勝》之作，非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爲僞作。禎卿好友顧璘《國寶新編》嘗論「徐情深」，確非溢美之詞。

徐禎卿跳槽，追隨李夢陽復古，詩風亦一變，於此，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評價。吳中名士有「邯鄲學

步』之誚，錢謙益編《列朝詩集》，力詆李何，於徐禎卿有所回護，然終『夷迪功於文璧，唐寅之列，比之明妃遠嫁』（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卷二）。與此截然相反，李夢陽《迪功集序》卻說：「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嫌禎卿學古未到家，有吳中舊習。兩種評價，各執一詞，都是片面的。就吳中之誚言，吳中名士似乎並不理解李夢陽、康海倡導復古的背景和意義。李康復古，實際上得到過孝宗的支持。按《識大錄》，康海當初廷試，孝宗見海策，謂廷臣曰：「明興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復古矣。」遂置第一。李開先《對山康修撰傳》亦說：「壬戌舉進士第一，敬皇帝深喜得人。而讀卷官劉健等，以爲詞意高古，閑於政理，不惟三百人不及，自有制策以來，鮮見其比。」（《閒居集》之十）孝宗和執政劉健皆從學切實用，「閑於政理」的立場，肯定康文的詞意高古，是他們對當時的軟靡文風亦有不滿。李開先又說：「國初詩風，猶質直渾厚，至成化、弘治間，而衰靡極矣，自李西涯爲相，詩文取絮爛者，人材取軟弱者，不惟詩文趨下，而人材亦隨之矣。對山崛起橫制之，天下始知有秦漢之古作，而不屑於後世之恒言。」這說明李康復古，其意義決非僅在後人指出的針對「今天天氣哈哈」的臺閣體的文學革新這一點上，而更深刻的是有關當時選用人材、治國安邦的政治內容。這是吳中人士未曾注意，也是後世研究弘正復古之風，一直未予足夠重視的問題。李康文宗秦漢，詩學盛唐，要恢復的不光是文風、詩風，真正的用意在要求恢復漢唐盛世的政治和國運，故而翻開「前七子」諸人詩文，無不有關心政治，揭露時弊之作。理論的旗幟是復古，詩文實踐多現實主義之作，從這一點說，與唐韓愈的復古，宋歐陽修的詩文革新，不能說是絕無淵源聯繫的。徐禎卿釋褐之時，正是李康諸人復古聲熾勢盛之際，加以李夢

陽立朝處事，風節凜然，聲聞天下，有極強的號召力，始而倔強的徐禎卿終而甘心，是不難理解的。吳中之諧，不僅無視上述復古運動的背景、意義，而且忽略了徐禎卿《談藝錄》以漢魏爲歸的詩論，與李氏詩學盛唐以前的學古、復古，本自相通這一基本事實。近人錢基博曾經注意到這一點：「徐與李學詩途徑不異。」（《明代文學史》）事實是，得李之助，徐詩才能借中原剛健之力，一變吳歛軟靡，而趨高格雅調。「前七子」之一的王九思承認：「崆峒爲予改詩稿今尚在，而文由對山改者尤多，然亦不止於予，雖何大復、王浚川、徐昌穀、邊華泉諸詞客，亦二子有以成之。」（《閒居集》之十《漢陂王檢討傳》）稍後馮時可亦說，吳詩清淺靡弱，應以二李劑之，是公允之論。比較徐禎卿遊李前後之作也可見李的影響確乎存在。同是抨擊時政之作，《流聞》究不及《榆臺行》、《雜謠》深刻，前者主要受樂府現實主義傳統的影響，針對性不如後者強。湖湘歸來所作《醉時歌》、《觀舞歌》等，感慨淋漓，亦與登進士第前所作《美人晝寢圖》諸狎妓之作，不可同日而語。讀者稍作比較，自能看出其間的質變。李夢陽「守而未化」之論，同樣片面。此論一出，當時即授人以口實。自顧璘「豈其然乎」（《徐迪功集序》）表示異議以來，吳中先後有皇甫汸兄弟、王世貞、何良俊、文震孟、許學夷、錢謙益、龔立本，越鄉有胡應麟、毛先舒諸人譏彈抨擊。綜合明清諸家評論，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不滿李的以盟主自重，一是駁斥未化之妄。前者不出門戶之見，可以弗論；後者論化與未化，或指吳中故習，或指臻盛唐化境，究其實，與李氏所謂化並非同一命題。李氏之化，即日後《駁何氏論文書》所謂「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指詩的格調氣象，要合古人的規矩方圓。鵠的不一，諸人批評難中肯綮。但是，李氏「守而未化」